

糜文開譯

印度三大聖典

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印行

糜文開譯

印度三大聖典

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新一版

印度三大聖典

定價：

精裝每本新台幣一六〇〇元整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譯著者：糜文開

出版者：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2116號

發行者：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

地址：臺北市陽明山華岡于正路一號

電話：八六一〇九二三

郵撥：一〇一四二五號帳戶

門市部：華岡書城

地址：臺北市農安街三十五號之一

電話：五九四八四五五

印刷者：華岡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陽明山華岡大功館

電話：八六一一八六二

錢 序

中國古人造字，從生從心爲性，這裏面卻有甚深涵義可說。有人問朱子，天地亦有心乎？朱子說：天地若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心便是他箇主宰處。朱子第一節話，正可闡釋那從生從心之性字義。牛不能生出馬，桃樹上不能發李花，正是牛馬桃李之種性不同。種性不同之後面，正像有一個心在主宰著。但有生命的可說它有心，無生命的，照人類語言慣例，好像不好說它也有心。因此中國人便分說人性與物理。在古代中國，亦言物性。在後代，又說性卽理也。可見性與理仍是可別可通，這都說天地萬物之有其種性不同，與其類族可辨。

孟子說：同類者皆相似也。荀子說：類不悖，雖久同理。人與人之間，也有類族可辨，近代人也同有所謂民族性之說。孔子不能無端忽然出生在印度，釋迦不能無端忽然出生在猶太，耶穌不能無端忽然出生在阿剌伯，而摩訶默德也不能無端忽然出生在中國，這也如牛不能生出馬，桃樹上不能發李花一般，那便是民族性的關係了。

在中國，孔子可以早生，可以遲生，甚至不幸而也可以不生，但出生了，便只成其爲孔子，卻不能成爲釋迦、耶穌與摩訶默德，在印度猶太與阿剌伯亦然。這後面，好像有一個主宰。在那後面主宰着的，便是那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各民族歷史和文化之形成以及其演進，主要的還是那一民族的心理作用之

共同業績。我們從此民族的心理作用之共同業績來看，便見有所謂民族性。

我們若僅從外面環境看，同樣的氣候，生牛也可以生馬。同樣的土壤，生桃樹也可生李樹。可見牛馬、桃李之別，不在外而在裏。只有從它們的裏面看，纔有種性可分，纔有類族可辨。

近代人好言進化，但進化依然漫滅不了種性與類族。言進化，因好言革命，但革命也依然革不了它的種性與類族。各民族的文化演進，在漫長的歷史變動中，似乎仍是那些人物典型，仍是那些思想範疇，仍是那些著述規模。我們若專注意看那些民族之道德教訓，宗教信仰，乃至文學風格，藝術興趣諸方面，便見此諸民族之文化淵源，雖各遠有所自，亦各有其不斷的向前演變，而在大體上，則他們似乎各有一段在歷史上比較像似他們文化的開創或完成的時代。在此時代中之幾個傑出人物，便是此諸民族之各具特性之最高象徵。依於孟子同類相似與荀子雖久同理之看法，此諸傑出人物，卻很難為其後人所超越或更替。這也正如桃樹一度發了花，以後也總如以前的花般，總脫不了桃花那一種品格了。

因此，我們研究人類文化，斷不該單拈某一傳統而抹殺了其他相異諸傳統，認為只此一傳統，當成為人類文化此下共同之歸趨。我們也不該單據目前，認為這是人文進化，便可抹殺其以往傳統所隱隱在背後作主宰的那一分力量。我們仍只有類族辨物，各還各的傳統，先具有道並行而不相背，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之廣大胸襟，才可以致廣大而盡精微，在此萬物廣大並育之後面更研尋出其精微的共同點。

糜君文開在其譯述印度三大聖典之自序文中說：我們要了解現代印度，必須了解名震世界的兩位印度偉人聖雄甘地和詩哲泰果爾。於是我們發見甘地和泰果爾的思想，都導源於古代印度的聖典。甘地特

別崇拜薄伽梵歌，而泰果爾則是與義書的新聲。而要了解與義書和薄伽梵歌，又必溯源於吠陀經。此三大聖典是研究印度文化三部最基本的典籍。我們也可說：印度之有此三大聖典，正如中國之有詩書，猶太之有舊約般。因於有此三大聖典而產生出印度之婆羅門教佛教等，因於有詩書而產生出中國的儒家，因於有舊約而產生出新約來。正如牛馬桃李，最先便有它們互殊的個性與異相。此下無論如何養育與栽培，牛總還是牛，而仍與馬不同。桃總還是桃，而仍與李不同。我們只要從其最先源頭上看，便易分辨出此下林林種種之原始異相來。

蒙麋君遠道敦促，要我爲他譯書作序。我自問對印度文化只是一門外漢，只遠遠望見其門牆，絕未能跑進裏面，一窺其宮室之美，百官之富。但在那邊有此一排門牆，是絕無可疑的。在此門牆之內，自有它一整批宮室百官之美富，也自可想像而得的。若我們有意跑進去一窺其種種美富之實況，麋君此譯，正是一位最好的導引人。若認爲只有跑進此門牆，纔始是我們安身立命之所，我想麋君譯此書時決不會作如此想。但若你認爲此門牆之內，斷非我們人類所能安身立命之所，這一定也是錯誤的想法了。因爲幾千年來，正有許多人在此門牆內安身立命呀！

不幸是今天的中國人，正有不少想逃離自己的門牆，來向別人家依牆扶壁，徘徊門外，流戀而不忍去，惶惑而無所歸。老在妄想著牛肚裏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那麋君此譯，將更是一帖清涼劑，好讓這些人神智清醒，迷途知返了。

中華民國四十七年戊戌新春元宵

錢穆序於九龍鑽石山寓廬

自序

一

「願我們通達薩維德麗神的卓絕光輝，
把我們的思想激發起來！」

——嘉耶德麗 (Gayatri) 讚歌

「從虛幻迷妄中，導我於真境！
從黑暗重重中，導我於光明！
從死亡毀滅中，導我於永生！」

——巴梵摩那 (Pavamana) 歌

「做你應做的工作，因為工作是不工作爲佳。」
「放棄那應做的工作是不應該的。」

——薄伽梵歌

印度是神秘的，現代印度依然是神秘之國，我們打開印度的報紙來，看到許多神秘的字句，讀到許

多神秘的新聞；我們踏入印度的國境，神秘的事物，更觸目皆是。或者，這許多神秘的成份，我們可以歸之印度宗教的迷信，但是我們不能這樣簡單地把「迷信」兩字來概括一切。我們考察聖雄甘地的言行，閱讀詩哲泰戈爾的詩文，也都充滿着神秘的氣氛，而有神秘主義之稱。我們要了解現代印度，必須了解這兩位名震世界的印度偉人，而要了解這兩位印度偉人，便不得不細心研究，考察他們神秘的內容，以揭開這神秘之幕。於是我們發見甘地和泰戈爾的思想，都導源於古代印度的聖典，甘地特別崇奉薄伽梵歌，泰戈爾則是奧義書的新聲；而要了解奧義書和薄伽梵歌，又必溯源於吠陀經。吠陀經、奧義書、薄伽梵歌，是印度的三大聖典，是我們理解印度神秘之鑰，研究印度文化的三部最基本的典籍，我們理解了這三部書，便是窮探了印度神秘之源。再從源頭泛舟而下，遊覽印度歷史巨流的兩岸，認識各時代的演變，當然印度神秘之謎，也便不難揭開了。

列舉在前面的三節，第一節嘉耶德麗讚歌是今日印度婆羅門每朝必誦之禱詞，這禱詞原是梨俱吠陀第三卷第二十二篇的第十頌，看這著名讚歌的內容，我們知道印度固然常常籠罩在迷信的雲霧中，而歷來印度的思想家，總是不斷地在思想的道途上探索前進的。

列舉在前面的第二節巴梵摩那歌，原是夜柔吠陀中的一頌，經布列哈陀奧義書的推尊而為印人特別崇奉，是甘地最愛唱的聖歌之一，這是印度人生理想的總目標。

薄伽梵歌是甘地不離手頭，每天誦讀的聖書。列舉在前面的第三節，便是薄伽梵歌第三章和第十八章中的各一句。從這兩句，我們可以了解甘地和印度教徒思想的特點，這思想雖胚胎於奧義書，薄伽

梵歌的發揮與配合，形成了印度教的人生觀，糾正了從奧義書發展出來的佛教之吸引各階級人民脫離生產的出家風尚。

爲揭開印度的神秘之幕，我們追尋印度神秘之源。這裏，我們試把印人所最尊奉的三大聖典——吠陀經、奧義書和薄伽梵歌——來作一次探源的考察吧。

二

吠陀經 (Vedas) 是印度亞利安人從中央亞細亞初遷入印度斯坦時期的產品，因爲代表這一時期印度文化的就是吠陀經，所以在印度史上，把這時期稱爲吠陀時代。約當公元前三四千年，生活在中亞帕米爾高原附近阿母河 (Amu Darya) 或 oxus 卽佛典上之縛芻河 (Vaksu) 一帶的亞利安人，分爲兩支遷徙。一支向西北，逐漸移入歐洲，產生歐洲文化，一支向東南，經過若干年代，這一支又分爲兩派。一派入伊蘭，產生波斯文化；一派入印度，開拓印度文化。印度文化黎明期所放的燦爛之光，便是吠陀經。吠陀文學遠較希臘和希伯來文學爲早，所表現的文化，也遠較高超。這是最近一百五十年來經過許多學者，研究比較言語學、比較神話學、人類學、考古學等所得的定論。

吠陀經產生的年代，約當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到一千年頃的五六百年間，這是古代印度遺留下來最早的作品，也是世界史上最早書籍之一種。吠陀經有四部，而以梨俱吠陀 (Rigveda 意譯爲誦讚明論) 爲主幹。這是亞利安人移居到印度河上游五河地方時期的作品，共一千零十七篇，分輯爲十卷，內容大多爲

對諸神的讚歌，因應用於祭典而保存下來的。因為這是當時人民對於自然現象的自然流露，印人稱之爲「神聖的天啓」。最初是口口相傳地流布於各地，後來由七個家族分別保存下來，印人遂認係七聖所作，乃天啓的聖典，借七位聖人的口而宣示的。其他沙摩吠陀(Samaveda 歌詠明論)、夜柔吠陀(Yajurveda 祭祀明論)都係由梨俱吠陀分化出來，阿達婆吠陀(Atharvaveda 成譯禳災明論)爲印度原有土著達羅毗荼人等流傳的消災、降福、調伏、除垢等咒文，漸爲亞利安人吸收採用到祭典中去而最後取得第四吠陀地位的。吠陀時代的後期，因亞利安人祭祀時有四種祭司，各有所應用的頌文禱詞，遂分別編集爲四部吠陀經。四吠陀的編集時期，約在公元前一千年到八百年之間。

爲什麼印度最早的一部文獻，是諸神的讚歌呢？這在泰戈爾的文字中有所解釋，他認爲這是上古時代「對於存在的驚奇與畏敬之人民的集體反應的一部詩的聖經。」這是「有着生氣和自然幻想的人民在黎明期醒來，感覺到含蓄在生命中的無窮神秘。他們簡單的信仰，將大自然的每一個力量和元素歸諸神性。」初民對於不能理解的日月星辰，風雨雷電，水火晝夜等自然現象，在驚奇與畏敬的心理狀態中賦與神性，以爲各有神祇在司理着，這些現象的影響他們的生活，都與神有關係，所以他們禮拜諸神，頌讚諸神，以報功祈福。但那時對神只有祈禱，還找不到一些祭祀的痕跡，更不必說偶像和廟宇的設置，這是一般宗教產生的原始形態，也就因爲這些讚歌原是發自對自然現象的感應，所以很多美麗的描寫，豐富的想像，留下了世界上最早的許多美妙詩篇。

但是後來祭禮產生，梨俱吠陀諸讚歌經過祭司們的採用匯集後，漸變爲宗教的經典了，馬克士穆勒

(Max muller) 把吠陀時代劃分前後兩期是有卓見的，寇次 (Prof. Berriedale Keith) 也在他的劍橋印度史中寫道：「梨俱吠陀所表現的，已非原始的宗教意味的質樸的流露，已達信仰的境地，是經過許多祭司之努力和集體體驗之成果。」後來，連「語言」、「信仰」等也神格化起來，給以頌讚了，而因此也往往一篇之中，有不一致的牽強的痕跡遺留着。

梨俱吠陀的神祇或來自印歐時期，或來自印伊時期，或係入印後新產生，為數甚多，一般說來，有三十三神，即所謂三十三天，分佈於天空地三界，其中最有力之神，為天界婆樓那、空界因陀羅、地界之阿耆尼和蘇摩。其後代表道德的秩序的司法神婆樓那因不能適應他們內心的需要，勢力漸衰（至阿達婆吠陀竟降為不重要之天神），雷雨神因陀羅獨霸一時成為諸神之王，火神阿耆尼與酒神蘇摩為因陀羅之兩有力助手。因陀羅因喜飲蘇摩酒而增長大力。阿耆尼為人與神之媒介，印人視火為聖，能運送供物於神前，一切祭典皆不可缺。波斯祆教，雖被稱為拜火教，而印人拜火之風也正不亞於波斯。

因陀羅係自印伊時代傳下來的神祇，在波斯拜火教雖認為惡神，在印度吠陀神界卻成為執杵（棒錘）以摧敵降魔的勇士，發展為最具戰鬥性的國民保護神，梨俱四分之一以上的讚歌為他而作，其中好多是描寫生動別具風格令人愛不忍釋的文學傑作，麥克尼古爾曾指出梨俱吠陀反映着亞利安人進軍印度的經驗，這位好誇口而粗暴的戰士神因陀羅，正是適合於部落在暴風雨中進軍於叢山之間的，但當亞利安人定居五河地方以後，因陀羅不能長久滿足印度人民發展的心靈，在梨俱第二卷第十二篇第五頌便表示不信任的說：「他們說：他在那兒？他是沒有的。」最後也終於衰落。

亞利安人既定居印度河上游五河地方，南向擴展到瓊那河（Jumna 卽閼牟那河）一帶後，對大自然的神秘，開始作有系統的深密考察，他們在內心中始終迸發着文首所學嘉耶德麗讚歌的「把我們的思想激發起來」的呼聲，終於產生出梨吠第十卷中幾篇深具哲學意味的讚歌來，萌發了印度哲學瑰麗花朵的肥芽，梨吠到最後找到了新的路向，吠陀（Veda）的意思本爲知識，這正表明了吠陀的目標一貫地是理解與求知。這幾篇哲學的讚歌中，「創造之歌」和「金卵歌」，從唯物物的出發點來思考宇宙的起源，保存了印度哲學最原始的形態。

阿羅頻多以爲吠陀讚歌中的諸神，分別代表心理的活動，蘇雅代表智慧，阿耆尼代表意志，蘇摩代表感情，吠陀的哲學在於神秘的教義，這只是爲他神秘主義的哲學找尋依據而塗抹在吠陀經上的色彩，並非印度哲學發展的本來面目。

一千零十七篇讚歌開創了印度的宗教和哲學，引導印度人民成爲偏向宗教和哲學的民族，雖則吠陀時代的勇敢而快樂的人生觀，到後世一變而爲厭世的了。

梨俱吠陀也是印度第一部「神聖文學」，我們用純文學的眼光去讀它，其間也有着各種風格的好作品，這又影響印度在文學方面，偏向於詩歌。

三

梨俱吠陀的內容和發展，我們簡要地敘述了，現在我們就用這十卷梨吠作材料，透過它的背後，再

來考察一下這時期亞利安人發展的實際情形。

當亞利安人進入印度的當時，還是游牧時代，以牧畜爲主，畜養牛馬羊野羊等，其中以牛爲主要財產，以肉類與乳爲主要食品，穿毛織物。他們大約尚未脫離原始共產的形態，各部落的全體人民，過着集體生活，他們不分職業，沒有階級，只有兩個主要任務，便是共事於牧畜和戰爭。戰爭的動機，大多是因牛的奪取而起，部落的領袖，便是因保護牛羣而由人民公推以應付戰爭的，所以 *Gauidi* 一語，原意爲「求牛」卻解作戰爭，*Gopa* 一語，原意爲「守牛」，卻用作首領的稱號。他們進入印度後，盡力於征服先住民達羅毘荼、科羅利耶及其他先住民族。梨俱吠陀神話中，嘗有大利(*Dasa*)或大斯尤(*Dasyu*)，爲黑色無鼻的半惡魔，大概就是指印度的先住民族。

他們要征服這些土著，特整其軍容，受戰士神因陀羅的指揮而求其保護，我們從因陀羅摧敵的神話中，可以窺見當時土人的文化已相當發達，他們已經有固定的城堡，大概已脫離游牧的生活，定居在一定的地點從事農牧了，例如梨吠一卷三十二篇，便是描寫因陀羅和大利之間的牛羣爭奪戰，大約大利住區在七條小河的上游，塞斷了亞利安人住區的水源，他們便去摧毀了大利的城堡，殺死了大利的首領，把七條河開放了。這是一次激烈的戰爭，所以在別首讚歌中，也常提起，而且最後，大約爲怕大利的反攻，或者他們自己也驚恐地逃跑了。

亞利安人不斷的戰爭，擴展他們的地盤，但土著黑人文化相當發達，戰鬥力也強，而且大約人口也比他們眾多，所以他們最後或者還是用分化敵人，收買敵酋的政策才把土人征服的。拉達克里史南

(S. Radhakrishnan) 在他的印度哲學一書中特別指出梨呔八卷八十五篇中，因陀羅承認黑人士酋克里史那 (Krishna 意爲黑)，利用克里史那去攻擊其他土人，而在後來的富蘭那書中，也描寫克里史那和因陀羅的戰爭，最後終於妥協的事。

亞利安人勢力既擴展，同族間互相火拼的事自然也難於避免。梨呔三卷三十七篇、七卷八十三篇便記載着十王奉婆羅多 (Bharata) 爲盟主，以與休達 (Sudas) 王作戰的事。

亞利安人既定居在五河一帶，便也有固定房屋和城堡的營造。他們大小各部落大概都是氏族制度的組織，分屬於五種血系，故有五族之稱。每一種族 (Jana)，分成若干部屬 (Vis 卽部落)，形成若干小國，部屬中又分聚落 (Grana)，村落中之習慣，有木造之屋，單婚制之家族居之，個人漸擁有私人財產，以家長爲中心，營職業及祭祀。一家或一村之周圍，築有防敵的不精密之土圍或石垣，叫做普爾 (Pur)，管理一種族或部屬之王 (Raj)，有時選舉，有時世襲，但皆無專政之權；有重要事件，皆以舉行會議 (Samitisabha) 來決定。且不徵一定租稅。國王的主要任務，爲戰爭時作統率者。爲適應平原地帶，兵士之種類，便有步兵和車兵之分，兵士各以金屬所製之甲固其頭，以桶蔽肩，執弓槍刀斧等以戰。

此時他們畜牧之外，兼營農業，鋤耨等器械頗完備，工業亦漸發達，木工、陶器師、鍛冶師、織物師，亦有分業現象，但同係一人，有時執刀出戰，有時禮拜祭神，有時荷鋤耕種，尙無固定職業。父子之間，亦有異業者。商業尙未知以金銀等爲貨幣，惟以牝牛爲標準而交易。此時他們所用的兵器和農具

等，大概是銅，至於鐵器的使用，大約要到公元前五六百年頃。

此時他們在逐次戰爭中，征服土人，爲開拓農牧事業，需要大批人手，便把俘獲的土人，作爲奴隸，從事生產的勞動，所以他們稱呼土人爲奴隸族，叫做首陀羅（Sudra）。這樣，亞利安人的產業迅速地發展起來，從五河地方，漸向瓊那河一帶拓殖。這樣，奴隸制的社會便開始形成了。

但是這時亞利安人之間，尙無階級之分（三位權威的東方學者馬克士穆勒、韋蒲〔Weber〕、苗〔Muir〕都肯定如此）社會上還只有奴隸和奴隸主兩個階級，黑色的土人是奴隸，白色的亞利安人是奴隸主。所以 Varna 一語，原爲「色」字，卻用以作爲階級和種族區別的名詞了。後來爲便於分工合作，亞利安人中向來熟諳於祭禮的人，便世襲爲祭司，成爲僧侶階級婆羅門；最能作戰的國王和武士，便專門從事於軍旅，世襲爲武士階級刹帝利。他們成爲第一第二階級。其餘分掌農牧工商的一切亞利安人便世襲爲庶民階級吠舍。合上奴隸階級土人首陀羅，便成各有等級互不通婚的四族籍。吠陀時代的最後階段便是發展爲這四族籍的奴隸制社會，隨伴着便是婆羅門教的興起。這在梨吠十卷九十篇原人歌第十二頌中有清楚的表達說：「他的口是婆羅門，他的兩臂作成王族，他的腿部變成吠舍，從他的脚生出首陀羅來。」

四

吠陀時代末期，婆羅門階級既掌握了宗教權，爲擴張本身的勢力，便規定種種繁瑣的祭儀，來束縛

其他各階級，並將此等祭儀，附入由他們輯集的四吠陀之後，對於全部關聯於祭典之事項，一一附以因緣、故事、來歷而以散文解釋之，以樹立他們的婆羅門主義三大綱領，即一吠陀天啓主義、二祭祀萬能主義、三婆羅門至上主義。這吠陀本典附入的部份，稱爲梵書（Brahmana）。但這種形式主義，教條主義，怎能滿足人心？而且兩三百年後，婆羅門僧侶，往往祇知藉祭祀誦經以圖利，生活腐化，因此「把我們的思想激發起來」的呼聲又在婆羅門學者的心中響起來，他們便在梵書的最後一部分（梵書卷末森林書的附屬部分），以闡釋吠陀終極意義爲旨，繼吠陀末期的哲學思想，發揮他們的新見地，梵書的這一部分便稱爲吠檀多（Vedanta = Veda + anta = 吠陀之終）原意或爲吠陀的最後部分，後轉解爲吠陀的究竟意義。這吠檀多的發展，受人特別重視，成爲後代各派哲學的根源，而以另一名稱優波尼沙曇（Upanisad）聞於世，優波尼沙曇爲 Upa + Ni + Sad（近坐）的合成語，謂子弟侍坐於教師，方秘傳以奧義，所以意譯便是奧義書。

梵書時代約自公元前一千年至七百年頃，奧義書時代約自公元前七百年至五百年頃。不過我們所指係古奧義書，至於新奧義書，則是公元前五百年以後的產品。

「奧義書的哲學思想，不僅爲印度古代文明的精華，在世界思想史上亦爲一大偉觀」（日人高楠順次郎語）「任何主要的印度思想，包括異端佛教在內，沒有不植根於奧義書的」（勃龍飛爾[Bloomfield]語）且曾通過普魯鐵納（Plotinus）的介紹給與西方以影響，近世歐洲大哲學家謝林（Schelling）和叔本華（Schopenhauer），爲之讚歎不止，叔本華甚至認爲對奧義書的研究是他「生前的安慰，也是